

● 打造中国推理第一品牌

推理

圣诞号
MYSTERY

悬疑的、睿智的、惊悚的、趣味的、生活的、写实的、黑色的、侦探的推理读物

推理

圣诞号
MYSTERY

推理

圣诞号
MYSTERY

推理

圣诞号
MYSTERY

年度巨献 周年特辑

（忽然，一惊了！）

“这孩子到底被谁害了？”“我也不知道。”“你没有听说过吗？这种事情，连一些老练的法官、检察官、律师都解决不了，何况你这样年轻的法官呢。我不知这一路是该不该向你解释一下。你现在的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比过去易于理解了，因为多疑和恐惧是你的本性。我了解你，对你说，我所害怕的是绝望，一个可怕的在多疑的司法系统里无法逃避的绝望。我得赶快下判决，把无辜者押到监狱去了，不然的话，我这一生就毁了。我必须把真相告诉于你，否则你将永远失去你的良知，你将永远地活在悔恨中，永远地活在痛苦中！”

“你肯定这些？”“我一见是一天精疲力尽，为了解决你的案子费尽心机，觉得太累，又不希望你信任，所以才这样。不到半月，一本全新的假想案完全被你破解了！从头到尾，你破译了！然而，你破译了之后，却还想继续研究别人的研究成果，而破译了半途又因畏缩而半途而废的还是那半月前，令你更添忧愁和困惑。你完成的假想案使人莫名其妙的深沉以至冷感。我问你，‘我对你用心加上你的研究，中间起什么性格变化使你走极端？’

“这三党争权，不仅仅是为林迪安谋取阴谋的多端大乱，更是《指控》一句当头世间的三足鼎，初变的你，在你们的支持下，《指控》已经赢得了她的第一个半头，而在《指控》之后你拉拢的室友，李丽的她送了一个又一个徇私枉法，这样虚妄的梦想。

“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什么是青筋力竭耗尽的国外的虚假传说而乳臭未干的你是否觉得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你是否觉得我像你一样也相信林迪安的清白，但你却认为他有罪？而且，在《指控》归结于你，你是否已经在我心中留下一段不能抹去的记忆？”

“一条的归一条，通通你的两个小本子！”

“一年的期限里，谢谢你的忠告与帮助！”

推理 MYSTERY 目录



主 编: 沈浩
编 委 会: 沈浩 张宁 张瑞娟 张志利
危丁明(香港) 刘文虎(台湾)
策 划: 霍丰
编 辑: 邵琪 刘丽敏 张帝 程娟
彭泽雄(特稿) 韩笑(实习)
法律顾问: 何夫清律师事务所
封面绘画: 刘德君
封面设计: 曹志峰
内文设计: 丛芳
制 作: 培舍空间工作室
插 画: 莉·雷文 色色蚊子 黄冠枝

★ 特别声明 ★

1 凡向《推理》投稿的稿件一律文责自负。且李封承认该作品没有版权，有权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电子载体、网络、光盘等介质）编辑、修改、出版和使用该作品，无须支付任何报酬。未进行声明者，在明确认识后本人不可以在任何其他地方使用该作品。

2 在发表稿件时，因时间仓促，未能审阅清楚，特此致歉。请各位作者谅解，并附上一封此致歉函，待审稿时再行补充，以便我们对您的文章有更深入的理解。

欢迎网上来稿。Email: 140707@126.com

侵权稿件举报与投诉: tulu@163.com; tulu@126.com

读者咨询与投诉: 读者之门: http://www.tulu.com;

稿件合作与协作: 《青少年文学》杂志社

【开卷惊奇】

005 1/5 龙月风



【原色天空】

013 平安夜 / 乌衣



022 圣诞宅急便 / 钉子



029 圣诞节两大疑案 (上) / 罗修



034 圣诞节两大疑案 (下) / 罗修



051 圣诞回家 / 胡洛



【推理俱乐部】

052 谋财害命的最佳节日：圣诞节



053 《推理》一周年

【特别推荐】

055 杀机 / 小森



【佳作阅读】

056 代罪羔羊 / 鲁丝·连德



MYSTERY

057 姥姥姥艾丽的毒蝇纸 / 菲丽丝·道洛西·詹姆斯



058 谁杀死了圣诞老人



059 三毛猫的圣诞节 / 赤川次郎



征订邮购启事

为保证读者能轻松购买到每辑《推理》，我社特提供邮购服务。《推理》十册定价 60 元，邮购单册为 6 元。凡一次汇款订购满十辑的读者，可享受八五折优惠。

本次邮购免收邮费，如需挂号请另加挂号费 3 元。

《推理》邮购汇款地址：

北京市 2256 信箱 李梅英（邮编：100021）

邮购咨询热线：010-87791314/87791215。

汇款单请注明你的详细地址、购书数量及辑数编号（如第 1~5 辑）。我们郑重承诺，收款之后第一时间将书送至您的手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book.com

谁杀死了圣诞老人



圣诞节两大疑案



1 / 5



2007

推理世界

青少年阅读新时尚

震撼登场!

专为聪明人准备的杂志

让阅读成为智能训练 让阅读成为探险 让阅读成为娱乐

《推理》原班人马，资深编辑倾情竭力打造！

为你
推开
知识之窗
帮你
理清
人性百态
一览
世间善恶美丑
奉献
界内最强作





1 / 5

◎ 龙月凤

“这是一个扭曲的社会，因此很多原本正常的事情到了这里就变得不再正常。”

我合上书，开始注视起封皮上那块非常古朴的青褐色。一时间，我仿佛觉得它正在纸上融化，并且慢慢蔓延开来，开始吞噬起我那一年多的心血来。

一年多来，我为了写书，失去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但最最重要的是，雯——我现任的女友，她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开始写书以来，我曾忍受过家人的嘲讽、朋友的不解、女友的辞别——在那个时候，我甚至觉得连窗外的公交车都在与我作对，让我不能安下心来写作。一切都讨厌得令人抓狂，直到雯的生命轨迹与我的发生了交错，一切才有了改变。

因此我把她放到了我的书里，让她作为一个唯一没有被污染的天使，默默看着这个肮脏的世界走向穷途末路。

当然，我承认，我是把丑恶夸大了。但是，这个现实的社会也并不是一尘不染——到处是不安定的因素：赌博、毒品、走私、流浪汉、非法枪支……对了，就几天前，正是下班时间，在不远处高架桥下面

的横道线上，有个男人突然拔出一把手枪，对他身前的一个女人连射五枪。可结果，女人命大，没有死，男人却死了：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据说，他是把枪口抵住了自己下巴射击的，就像刘德华在《无间道3》里那样；所不同的是，他当场死亡，死于自杀。

自杀吗？这个时代难道流行自杀？网上到处是关于自杀的新闻，其中最著名的恐怕应该是前几年的“愚人节自杀”，死者是张国荣。而发生在我身边的自杀也至少有两起：一是这个月初，大学里的一个女同学似乎是因为网恋失败从12楼跳了下来；还有一起比较早，是今年元旦，隔壁小区有个漂亮的女孩子跳楼自杀，听说是她那新婚的丈夫由于交通意外而不幸丧命，她的精神因此受到巨大刺激才会自寻短见。

唉！现在真是走在马路上都会有生命危险：就算你安安分分地遵守交通规则，也架不住司机的横冲直撞。记得正好一年前，就在我家前一条马路上，有个喝醉酒的家伙晚上开着车乱窜，连着撞死了四、五个人，最后还竟然逃跑了一—这则消息还是我前女友读报纸给我听我才知道的——后来，那个家





伙被逮捕时，人们才发现他竟然还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据说还是某某公司的老板，因为失恋多喝了几杯才酿成了那起惨祸。本来估计他是足够判死刑的，但是当时有个“正义感十足”的年轻警察，竟然当场把这个肇事者从六楼窗口推了下去。结果，那名警察被判了死刑。按麦的话讲：太冲动了。

冲动？这个世界上还就是有一群冲动的人存在，我是最不爱和这种人群打交道的。究其原因是：太危险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个不留神说错话，他那边是头脑一热，我这边就不定落下个什么残疾。有朋友说，这种人结了婚以后

就会收敛很多。我说，非也。记得有一次在《案件聚焦》里看到过，一对夫妇因为一件什么事，和一个什么公交公司的负责人谈判，结果好像是谈崩了，男的当时抓起桌上一只烟灰缸就拍那负责人的头，当场把对方就给拍翻掉了。据我医院里的一位朋友说，那名负责人现在还在他那家医院里躺着呢——可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呢，在我的朋友里，绝对没有冲动型的。

“在想什么呢？”麦轻轻拍了我的背。

“没什么，我走神了……”我转





过头，正好看到她的脸。那是一道我永远看不厌的风景。

“圣诞快乐！”雯轻轻说道，递给我一块精致的巧克力。

“Merry Christmas！”我丢开书，将椅子转过来，仔细端详雯的打扮，“咦？这件白色滑雪衫？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穿的那件吗？”

“你记性真好。”雯微微笑了笑。

“那当然，我还记得你这件衣服右边上臂袖子上还有两个钩破的小洞呢。”我很有些得意地看着雯，看着她翻转过自己的右臂，看着她颇有些惊讶地发现了那对难以察觉的小孔。

“真的呢！哎，别只顾一个人吃，也给我一块呀。”雯轻轻坐到我的身边。

“嗯。”我把才咬了一口的巧克力递给雯，她只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细细咀嚼着。

“我们是情人节认识的吧？”雯轻轻问道。

“对，”我的口中四处洋溢着巧克力那种浓郁的香味，“那可是我的生日。我怎么会忘记？”

“生日？”雯微微低下头，然后马上又抬了起来，脸上的微笑还没有完全消失。

“笑什么？”

“没什么呀，我给你讲个生日的故事吧。”

“嗯，我爱听。”

我最爱听雯的故事了。那段日子里，雯的故事优雅而婉转，甜蜜而辛酸，曾带给我无限的安慰。

“从前，有一对很要好的情侣……”

“有多要好？就像你和我？”

“……嗯，差不多吧。他们快要结婚了，男的说：‘就定在圣诞节吧，圣诞节是我的生日。’”

“女的怎么回答？”

“女的回答：‘不要，我想定在圣诞夜比较好，那样圣诞老人才不会再隔一年才送来祝贺的礼物。’”

“真是不错的想法，既经济又实惠，很像你。”

“……别捣乱。”雯用长发轻轻抽了我一下。

“好好，男的怎么说？”

“男的说：‘嗯，可我本来想要圣诞节、生日、结婚日都放在一起，那样才不容易忘记……’”

“这一点不像我……”

“总之，那对情侣争论了很久，你猜最后怎么样？”

“最后当然女的会赢，那个男的那么笨……”

“错啦，”雯微微笑道，“最后男的说服了女的，因为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可是刚才已经过了圣诞夜了呀。’”



“哈哈哈哈，那个女孩子真像你，老是记错日子。可我会有这么笨吗？”

“谁说那个男的是你了？故事还没讲完呢。”

“请继续。”

“那对情侣原本在公车上说话，忽然听见售票员阿姨说道：‘前面小区车站不停了，最近管得很紧，不好意思。’于是，很多乘客都极不情愿地被赶下了车，当然也包括那对情侣。他们都是那个小区的居民，因为小区和公交车队有些熟络关系，所以车队专门在小区门口设了一个临时站点。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说不停就不停了，幸亏前一站离小区门也不过才一二、三百米，只不过要过一条大马路……可正当人们穿过马路的时候，有一辆轿车从后面窜了过来，一下子撞倒了好几个人，有一个小男孩、一个男青年、还有两个女孩子，还有、还有就是那对情侣中的男孩。原本那个男孩也不会被撞到，他只是为了保护他的情人才会遭遇不幸。后来，那些被撞的人都先后死去了。嗯……故事快结束了，你在听吗？”

“……嗯……怎么好像有些残忍？接下去呢？”我的嘴唇突然有些麻痒，头脑也开始迷糊起来。

“后来，肇事的司机被抓了，抓他的那名警察正好是被撞的其中一个女孩子的男朋友，结果他就直接

把司机从楼上推下去……摔死了；被撞的那个男青年据说刚结婚不久，他的新娘不久也因为悲伤过度随他而去了；另一个死去的女孩子有个很要好的男朋友，他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把手枪，寻到了当天晚上赶乘客下车那个售票员阿姨，打了她好几枪，最后自己也自杀了，只是那个售票员阿姨虽然受了很重的伤，可结果终于还是活过来了；还有那个小男孩，才七岁，他的父母很难过……嗯……想追究公交车队的责任，结果跑到车队把人打伤了，听说给打成了植物人。还有那对情侣中的女孩，她……没有吵，也没有闹，她只是很伤心地在想：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男孩就不会被撞死；如果没有那辆肇事的轿车，悲剧也就不会发生；如果他们不被赶下车，轿车就撞不到男孩；如果公车没有突然不停小区站点，他们就不会被赶下车；那么公车为什么会突然不停呢？”

“……有一天，她终于知道答案了：因为有个很自私、很自私的人写信举报了公车的那个临时站点——所以，所以，那个人才是罪魁祸首。本来，她随时可以对那个很自私、很自私的人进行惩罚的……嗯……但她还是忍耐了整整一年，因为她要在那个约定的日子对他进行惩罚。故事完了……听，钟声响了，十二点了。嗯？你在听吗？”

我……已经听不见了。**抑抑**



平安夜

□ 乌衣

张玄烈反对一切形式的崇洋媚外，比如KFC，比如MICROSOFT，比如圣诞节。

他盯着米嘉发呆，然后颇“愤青”地说了句：“明明是中国人，又过洋节。”

在两个月前，张玄烈对洋货的抵制还只限于KFC和MICROSOFT，但10月31日那天米嘉坚决要感受一下做巫婆的味道。她拖着张玄烈去买了道具打扮，又兴冲冲地去了什么PARTY，说是做戏要全套，情人要浪漫。

于是小张同志为了这次浪漫花费了一个月工资，第二个月只好节衣缩食，过了30天不知肉味的日子。张玄烈那个愤怒啊，为什么西方人没把女巫烧光了而让她们流毒流到东方？

现在米嘉又提出来，她要过圣诞节。

“你想想看，多浪漫啊。一顿烛光晚餐，然后唱着圣歌，和一帮子人一起守候HOLY NIGHT，最后趁着明亮的月光手牵手回家，一觉起来，在床头发现礼物。”米嘉陶醉地说。

“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去吃顿宰人不管饱的西餐，然后找个教堂，在那里傻乎乎地呆到12点，一直要到几千年前就嗝屁的老头出生那一时

刻，才在寒风里步行回家？”张玄烈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还要礼物，你的袜子有那么大吗？”

回答他的一个抱枕。

米嘉扔出抱枕，甩甩手，指着张玄烈的鼻子说：“你怎么一点儿浪漫气息也没，那么美好的事情被你说成这样，我跟你算是白跟了。”

张玄烈躲过攻击，痛心疾首地说：“钟米嘉同学，你的德文学到哪里去了？圣诞节明明就该是万人空巷大家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城里鬼城一般。多么隆重的闭圆啊，你怎么就想起你那些小资情调了呢？好好的一个同志，不要被那些学商科的奸商带坏了。”

米嘉面孔一板，一脚把张玄烈踢出门去——她学的就是商科。

张玄烈是会计出身，他不知道商科中领导者有两种风范：强硬型和协商型。强硬型的领导钟米嘉在关门前一手叉腰一手伸出，摆出标准泼妇形象指着张玄烈的鼻子扔下一句话：“我不管，反正你安排，我要一个难忘的圣诞节！否则我和你没完！”

钟米嘉领导一关上门，就开始有点儿后悔。到了第十天，她和死党通完电话，这种后悔就到达了顶峰。

平心而论，小张同志是个很好

平安夜

MYSTERY MAGAZINE



的同志，长得虽然不出众，不会命犯桃花，看得倒也顺眼，有份稳定工作，兢兢业业，不抽烟不喝酒，工资一大半儿交了房贷买房子。这样的好同志现在难找啊。就算人家不懂浪漫又怎么啦，人家那是职业习惯。会计，会让你又不是没学过，那错一个小数点就是几万的大损失啊，他能浪漫得起来吗？

是是是，你说的是，什么一个男人喜欢上一个女人就会为她做一切，包括摘天上的星星。就算做不到，他也该摆出刷努力的架势。可问题是：有的人天生这方面缺乏，你怎么办？重组他的基因？

这次谈话后，钟米嘉彻底放弃了希望。就在她和女伴联系 24 号晚上出去逛街时，张玄烈的电话过来了。

小钟同学，24 号晚上的时间给我留着，我们去 MEMORY。听说你 25 号单位放假？什么什么？我没什么计划，确认一下。哦，放假是吧？我知道你每年都放。这怎么是废话呢，不是你教导我们要多请示多汇报吗？要不 25 号你也给我留着？

MEMORY 是控江路上的一家地下室酒吧，前后两个进口，灯光昏暗，里面挂着老上海的照片香烟广告，装饰得颇有怀旧情调。钟米嘉喜欢那里的沙哑歌曲，张玄烈则喜欢里面的鲜啤。

美人儿钟米嘉的好奇心被勾起，穿了一件双排扣红呢大衣应景，一

条街的音箱都在放“铃儿响叮当”，酒吧里附和着装饰起了圣诞红和铜铃铛，墙上还钉上了麋鹿头。她走进 MEMORY，侍应生过来询问几位，张玄烈早就在一张桌子前坐好，这时候拼命挥手。

等米嘉坐下，张玄烈得意地说：“我帮你叫了东西。过下还有几个朋友过来，今天给你一个惊喜。”

钟米嘉叹口气，好好的浪漫约会突地冒出了 N 个电灯泡，还惊喜？

表面上还是装出了一副喜悦的表情，毕竟张玄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张玄烈得意地看了看女朋友的笑脸，说：“你先帮我看东西，我要去洗手间。”

这个人，总能把人气到半死不活。

张玄烈一去大有不复返的架势，钟米嘉百无聊赖，左看右看，眼睛就亮了起来。

从前门进来了一个帅哥。

脸型有棱角也就算了，身材也很高，眼睛是米嘉最喜欢的那种细长有神而又温柔的，更要命的是，身上那套制服，和猫鼠游戏中小痞子 FRANK 一模一样，一看就知道是航空公司的机长制服。

帅哥一下就坐到了米嘉对面，看丁一眼张玄烈的包说：“他去洗手间了？”

想不到张玄烈还有这么帅的朋友。难道是基于垄断的原则才没有提起？米嘉从最初的花痴状态下清



醒过来，点点头。

帅哥身体略微前倾伸出手，胸前的雄鹰标志闪闪发亮：“我是邢志心，不知道小姐……”

“米嘉，我叫钟米嘉，张玄烈应该有对你提起吧？”

“的确是提过。”邢志心犹豫了一下，谨慎措辞，“不过……想不到钟小姐这么漂亮。”

好你个张玄烈，肯定在背后说了诋毁我的话。米嘉在心里暗暗记下这笔账，一转眼看到张玄烈走过来，不由用眼睛狠狠地挖了他几下。

这一挖就挖出了问题。

张玄烈不是一个人走过来的，他扶着位女孩子走过来，而且没回位置，就在离米嘉不远的吧台前坐下。用米嘉的观点，这女孩子长得太有威胁力，一半身体黏在张玄烈身上，狐狸眼迷得他七晕八素。张玄烈啊张玄烈，才说你老实，想不到你上个洗手间就被人勾搭上了。

钟米嘉长期接受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淑女教育，按下怒火隐而不发。邢志心够朋友，对钟米嘉的怒火感同身受同仇敌忾，立刻上去帮她把张玄烈抢救出来，自己接下对抗狐狸精的艰巨任务，将罪魁祸首从后面进口带出了酒吧。

一直等到张玄烈一步三回头地走向座位，钟米嘉的怒气才爆发出： “说，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还和我装马虎？刚才那小

姐，多亲热啊。”

“那个，唉，我们公司芯片研制部的梁思静。我又和她不熟。梁小姐她那时正好扭了脚，我扶她过来。”

“还说不熟？你们公司那么大，怎么你连她在哪个部门工作叫什么名字都那么清楚？哼，那么多酒吧，怎么她就偏偏出现在这里？满酒吧的人怎么就找你一个？”

“大概……我看着顺眼吧……你不说我还没问你呢，刚才坐这里的那个男的是谁？”

“不许转移话题，那人不是你约的朋友吗？”

“我朋友？”张玄烈吃惊的嘴巴足可以塞进一个鸡蛋。他扑到放在桌上的包旁一通翻检，哭丧着脸说：“快追！我的三万九千元没了。”

骗子行骗起手式：主动表示友好，攀亲戚、套关系、帮你忙，降低你对他的防范力。钟米嘉同学现在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

从后门追到街上，又从街上追到里弄。四通八达的小巷蔓延向黑暗的未知。钟米嘉站在昏黄的路灯下懊恼不已，身边是街道（居委会）宣传黑板报。从小就看着黑白反特电影长大的钟米嘉，智慧和美貌并存的钟米嘉，冰雪聪明的钟米嘉怎么就放松了警惕，没有辨认出邢志心这个混人群众内部的敌人，这个披着羊皮的狼呢？警察叔叔在黑板报上看着他们，眉头深锁：年关将近，小心外地流窜人员行骗偷窃。旁



边是六个血红的大字：小便宜贪不得！

她喘着气问：“现在怎么办？报警吗？”

“报警？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报警？”张玄烈站在寒风中目光深沉，模仿一位伟人的动作大手一挥，“不要给警察同志添麻烦，我们要自力更生。钟米嘉钟米嘉你等等，走这边啊，我有第六感。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小心摔跤。”

事实证明，即使张玄烈的第六感没有达到宗师级别，他的乌鸦嘴也一定达到了。钟米嘉在没路灯的弄堂里急匆匆向前走，被地上一样东西绊得踉跄好几步。她一回头，声音就变调了：“张玄烈，快看……”

邢志心仰面躺在水泥地上，右手抓着一样东西，腹部插着一把刀。

“那个……死了吗？”钟米嘉躲在张玄烈身后，闭紧眼睛问。

“死了。”张玄烈探手摸摸邢志心的呼吸，肯定地说，“刚死不久，身上还是热的。”他伸手拿过邢志心手里的东西检查，又开始掏邢志心的上衣口袋：“纸条，纸条，啤酒盖？为什么有这个？护照、护照、护照、护照、护照——你说这哥们儿是不是兼职做假证件？米嘉，把手机借我。”米嘉递过手机，张玄烈就着手机的光线读道，“中国安全局。邢志心科长。”

两个人面面相觑。寒风把哪家的窗户吹得哐来哐去，一只老猫如

泣如诉，对着月亮抒发绵绵情意。半晌，钟米嘉小声地说：“我们……是不是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他们回到了MEMORY。

钟米嘉一直是好公民，积极履行公民的义务，一看见尸体时她就要求报警。但张玄烈分析说：我们发现了尸体，我们报警，警察来…调查，问起来你是最后一个和他有长时间交谈的人。警察会怎么想？何况还涉及到国家安全局。如果他是跑来和什么人接头或监视什么人的，我们这样~弄，不就把事情弄糟了吗？

“那怎么办？”钟米嘉喃喃地问。

“怎么办？我们可以冒充一下啊。”张玄烈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你看，这两张纸条一张写了时间和地点，就在MEMORY，时间是10点，也就是半小时后，显然邢特务还没和对方接上头。另一张上的什么：MEMORY——一首麋鹿歌，一定就是暗语了。看了那么多间谍小说，这点儿事情我们还不能糊弄过去吗？”

“说起来这特务也奇怪，为什么拿你的钱啊？”米嘉嘀咕着说，“还有，如果他拿了你的钱，为什么在尸体上又没发现？”

张玄烈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或许我们见到接头人就能明白了。”他看看表，“时间只有15分钟了，赶快解开这个谜语吧。”